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一。邊。怕。連。累。一。邊。徑。欲。同。死。愈。近。朱。武。機。深。史。郎。情。執。一。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
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
縛我三箇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
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我
若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圖
便且等我問箇來歷緣故情由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
都頭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那兩箇都頭答道大郎



好善為一

互相世編
如基

事在者
如基

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裏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說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透入莊裏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而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箇都頭都不要鬧動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却怕史進只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卻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

刀殺了喝教許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裏史進和三箇頭領全身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拏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且說史進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了莊門納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喽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是箇大蟲那裏攔當得在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吉史進見了大怒讐人相見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頭勢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

史進救李
言陳達楊
春殺兩都
天將尉走
龐白應如
此所當

史進得勝

史進落草
竟落草
英雄心迹
別有所明

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朴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箇都頭
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家一朴刀結果了兩箇性命
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士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
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衆官兵不敢
趕來各自散了。史進和朱武陳達楊春并莊客人等都到
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寨中忙叫小嘍
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
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
家財。龐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
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畧府勾當。我先要
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
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
幾時。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
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
是我心去意難留。我今去尋師父。也要那裏討箇出身來。
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箇寨主。却不快活。只
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
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
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
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數。

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
 兒下裹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項上明黃縷帶身穿一領
 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查五指梅紅攢線搭膊青
 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鈹
 磬口鴈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
 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洒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只
 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五路望延安
 府路上來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

道落日趨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雞鳴

直接此數
 句眼裏心
 裏只裏一
 時俱現更
 無一毫幫
 襯索纏真
 更遷之筆

史進在路免不得饑食渴飲夜任曉行獨自一箇行了半
 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經畧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
 這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
 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付坐位坐了
 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喫箇泡茶茶博士點箇
 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畧府在何處茶博
 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畧府內有箇東京來
 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箇姓
 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
 竟入走進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怎生結

東但見

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大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絛，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獠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那人入到茶坊裏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箇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便道：官人請坐拜茶。那人見了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箇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酒家是經畧府提轄，姓魯諱箇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

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箇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畧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人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箇阿哥不在這裏。酒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畧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

名字相知
視熟乃爾

又影出一
箇師父來
公與相生
見着情致

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
轄但喫不妨只顧去兩箇挽了臍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
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在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
們看一看分開人衆看時中間裏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桿
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
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却認的他
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
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
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同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待小
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何
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
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躁把那看
的人一推一交便罵道這廝們挾着屁眼撒不去的洒
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闕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
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
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箇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
一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旂漾在空中
飄蕩怎見得好座酒肆有詩爲證

風拂烟籠錦旂揚

太平時節自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外

一竿斜插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箇濟楚閣兒裏坐下。魯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盪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來擺一卓。子三箇酒至數杯，正說些閑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盪見盪見，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的。」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箇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子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的。」他來。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箇到來，前面一箇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箇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

英雄憤懣
菩薩慈悲
原出一心
非關轉念

色但見

鬢鬆雲髻插一枝青玉簪兒。裊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子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蛾眉緊蹙。感汪汪。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消玉雪。若非雨病雲愁。定是懷憂積恨。

那婦人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箇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箇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因同父母來這渭州。投遞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箇財主。叫

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耻。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曾提轄又問道。你姓甚。

翻此處偏
不焦躁偏
尚看英雄
心腸如此

言恁爽利

言恁爽利

真爽利的
人并不以
爲奇待人

麼在那箇客店裏歇那箇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裏住老
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
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兩
箇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吓俺只
道那箇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箇腌臢潑才
投托着俺小种經畧相公門下做箇肉舖戶却原來這等
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箇且在這裏等酒家
去打死了那厮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
却理會兩箇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酒
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子兩箇告道若
是能勾得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

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箇
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卓
上看着史進道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
借些與俺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
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卓上魯達看着李忠
道你也借些出來與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
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箇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
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箇將去做盤纏
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箇起身看那箇

晚飯爲人
起盪是向
等心腸

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魯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三人再喫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箇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畧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的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賃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子父兩箇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

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踏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哥道：「金公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便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担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鄭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裏肯放魯達大怒，「揸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當門兩箇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

關節精細
不則早到
郵寄家矣
爲人爲徹
偏不踪

便頭名新

影現入店
卜二情景
妙絕

走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子兩箇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掇條凳子坐了兩箇時辰約莫金公去的遠了方纔起身逕投狀元橋來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豬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箇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畧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頭鄭屠道使頭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廝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攔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箇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裏要裏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

如此消遣
為耐得金
公的脚跟
遠亦激得
鄭屠與拳
頭近絕好
作用

肉雨二字
俗而典弄
而趣便生
後奉頭雨
點之根

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起身來。擎着那兩包臊子。在手裏睜眼。看着鄭屠。說道。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似下了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起。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名業火。火焰騰騰的。按納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

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來

糶舍。并十來箇火家。那箇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

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驚的呆了。鄭屠右手拿刀。左手

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在左手。趕將入去。空

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

胸脯。提起那錯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酒家始投

老種經畧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

關西。你是箇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

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

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箇油醬鋪。鹹的

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

此寫老拳
皆文字中
絕妙畫手

鼻眼耳三
處以味色
声形容妙
甚

山門便走
掉棒隨身
便是好漢
子出家手
段

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

起拳頭來，就眼睜睜際，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

出也。似開了箇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絳的都綻將出來。兩

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

魯達喝道：咄！你是箇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饒

了你。你如何對俺討饒？洒家却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

正着，却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鐃兒、一

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下，口裏只有出的氣，沒

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洒家再

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

廝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

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

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鄰

舍，并鄭屠的家人，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

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舊物，都棄了。提

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

眾人，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

正直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畧府提轄，

不敢擅自逕來捕捉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畧府前，

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畧聽得，教請到廳上，與

亦是護短
亦是憐才
更見老種
人前所以

府尹施禮罷經畧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
 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
 敢擅自捉拿兇身經畧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
 好武藝只是性格麤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
 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畧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
 老經畧處軍官為因俺這裏無人挈護撥他來做提轄既
 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
 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
 邊上要這箇人時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
 行稟老經畧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畧相公
 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獲
 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
 帶二十來箇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
 却纔拖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
 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
 衣舊裳和些被卧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
 下裏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
 家鄰舍并房主人回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
 逃不知去向只拿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
 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隣佑人等點了件作行人着仰

急遞二字
有眼始真
傍文先到
馮門相應

本地坊官人并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
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
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隣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下處
隣舍止得箇不應魯達在逃行開箇海捕急遞的文書各
處追捉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形貌到處
張掛一千人等疎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
下且說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却似
失羣的孤鴈趁月明獨自貼天飛漏網的活魚乘水勢
翻身衝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
快有如陣陣馬

論以幾句
極寬衍極
情切

雲淡處俱
其意為

這魯提轄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
到處便為家自古有幾般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
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捨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亦、典、急、進、迫、捕、相、應一迷地
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代州鴈門縣入得城來見這

市井鬧熱人烟輳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
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箇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
正行之間不覺見一簇人衆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但見
扶肩搭背交頸並頭紛紛不辨賢愚攘攘難分貴賤張
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矬看別人也將脚踏
白頭老叟盡將榜棒在髭鬚綠鬚書生却把文房批款

且行行總是蕭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魯達看見衆人看榜。挨滿在十字路口也鑽在叢裏聽時。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卽係經畧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正聽到那裏。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這裏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不是這箇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鬚鬚。倒換過殺人姓名。藉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畢竟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陳眉公有云。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鄭屠以虛錢實契而強占金翠蓮爲妾。此是勢豪長技。若無提轄老拳幾咎天網之疎。

忠義水滸全書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話說當下魯提轄經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酒家不瞞你說，因為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厮，被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

更進時盜
假人不復
是提如何
魯達却如
此上際海
插固見此
書文字之
殊奇亦見
當時政事
之顛倒

不想來到這裏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裏金老道
 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
 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趕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
 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裏做買賣
 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裏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
 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
 皆出于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箇員
 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
 念如何能勾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再○一○句○語○情○深○至魯提
 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獨把簾子叫

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妝艷飾從裏面出來請
 魯達居中坐下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
 怎能勾有今日魯達看那女子時另是一般丰韻比前不
 同但見

金釵斜插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淺葦
 微紅春筓手半舒嫩玉纖腰娉娜綠羅裙微露金蓮素
 體輕盈紅綉襖偏宜玉體臉堆三月嬌花眉掃初春嫩
 柳香肌撲簌瑤臺月翠鬢籠鬆楚岫雲

那女子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
 須生受酒家便要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裏如何肯放

只女父二人拜法亦安頓得頓

教你便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飯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厮分付那箇姪娘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厮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鮓時新果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箇盞子三雙筯鋪下菜蔬果子暖飯等物姪娘將銀酒壺盪上酒來女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

日老漢初到這裏寫箇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父女兩箇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裡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裡一箇人騎在馬上口裡大喝道休教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斧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捨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將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那官人下馬入到裡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

蘇明決
蘇如斯
蘇如斯

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酒家老見道這個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厮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魯達道原來如此怪員外不得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為萬幸魯達道酒家是箇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為相識但有用酒家處便與你去趙員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喫了半夜酒各自歇了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可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兩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箇並馬行程於路說些閒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携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相待魯達道員外錯愛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

此字
近
出
下者

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相待魯達道員外錯愛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

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報答之事話休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在書院裡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裡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見没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為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員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開了街坊後却散下人都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三四箇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裡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酒家自去便了趙員外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恐恠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箇道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酒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薩道場寺裡有五七百僧人為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裡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箇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去時那里投逋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酒

家情愿做了和尚專靠員外照管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正禮物掛擔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果然好座大山但見

雲遮峰頂日轉山腰嵯峨彷彿接天關。峯嶺參差侵漢表。岩前花木舞春風。暗吐清香。洞口藤蘿披宿雨。倒懸嫩線。飛雲瀑布。銀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鐵角。鈴搖龍尾。動山根。雄峙三千界。巒勢高擎幾萬年。

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箇下了

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員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刹相浼。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喫茶。趙員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刹。但見山門侵翠嶺。佛殿接青雲。鐘樓與月窟相連。經閣共峰巒對立。香積厨通一泓泉水。衆僧寮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邊。禪客經堂雲霧裡。白面猿時時獻果。將怪石敲嚮木魚。黃斑鹿日日啣花。向寶殿供養金佛。七層寶塔接丹霄。千古聖僧來大刹。

當時真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上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續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剃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魯是關西軍漢出身因見

塵世艱辛情愿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慈悲慈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小子自當準備煩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却恁兇險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裡坐地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

遁有荒林
中情事

凡人只為
癡曲二字
壞了心地
邪剛直是
真道場中

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眾人且休疑
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
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眾僧說道只顧
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兒頑命中駁
雜、久、後、却、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
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
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
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
在、寺、裡、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日、都、已、完、備、長
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眾、整、整
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

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禮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
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
把頭髮分做九路縮了捫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
剃了却待剃髭鬚魯達道留了這些兒還酒家也好眾僧
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
寸草不留 六根清淨 與汝剷除 免得爭競

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
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
空頭度牒而說偈曰

與真長老
同作寫字
班行已分
頭不敢以
梁子蓋之
矣

知答應能
否者不如
只記得二
字親切

可等切至

明邊話
無不曲盡
宜事

靈光一點 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 賜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歸奉正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禪宗答應能否兩字却便道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裡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裡選佛場坐地當夜

無事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萬望覲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呪辨道參禪員外道日後自得報答人叢裡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洒家都依了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拖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

佛性叢林
中情事

他心裡七
八

百禮床上
出場眉
好自囉
愈有其醜
不如放翻
四大熟睡
一覺

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眾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箇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酒家自睡于你甚事？」禪和道：「善哉，智深裸袖道團魚，酒家也喫甚麼善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喫，那得苦也。」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由他自睡。下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神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

如雷響，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遍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此箇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箇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清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鴉青縲，換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項懶凳上，尋思道：「于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癯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喫，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

不唱賣酒
話甚脫

酒來喫也好，正想酒哩，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面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裡拿着一箇鏟子，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
順風吹動烏江水。

牧童拾得舊刀鎗，
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裡甚麼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真箇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

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箇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喫。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襠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鏟子，開了桶蓋，只顧昏冷酒喫，無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裡討錢。那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裡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

寫出活像
川家所無

此兩行可
作醉賦

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鋏子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裡露出春背上花綉來揭着兩箇膀子上山來但見

頭重脚輕眼紅面赤前合後仰東倒西歪浪浪蹌蹌上山來似當風之鶴擺擺搖搖回寺去如出水之蛇指定天宮叫罵天蓬元帥踏開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體醉魔君放火殺人花和尚

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

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噏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裡貼的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箇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厮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箇飛也似人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過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浪浪蹌蹌却待掙側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智深道洒家饒你這厮浪浪蹌蹌擷入寺裡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

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子一聲却似嘴邊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裡去便把亮桶關上智深搶入堦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桶三二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裡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撒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又不曾撩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夫

來主持
叢林真有
道德的調
伏大眾皆
得此法不
是善惡不
是護短

睡了明日却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酒家直打死你那幾箇秃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

那幾箇地睡了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裏容得這等野貓亂了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哩後來却成得正果無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冤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裡坐禪處喚智深時尚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來侍者喫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

像

後撒尿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
 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
 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
 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
 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
 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欄子又把火工
 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為智深跪下道今
 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
 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
 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
 喫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
 深教回僧堂去了昔有一名賢走筆作一篇口號單說那
 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眼前語甚
 醒酒戒酒
 誦酒過思
 酒功德俱
 寫論矣

不愛上
 反加厚賞
 奇絕妙絕

從來過惡皆歸酒

地水火風合成人

酒在瓶中寂不波

誰說孩提即醉翁

如何三杯放手傾

幾人涓滴不能嘗

亦有醒眼是狂徒

我有一言為世剖

麪麵米水和醇酎

人未酣時若無口

未聞食糲顛如狗

遂令四大不自有

幾人一飲三百斗

亦有醜醜神不謬

勝論一卷
更妙

英雄神客
決會當景
山水不似
俗人

從打鐵人
眼裏寫出
刺髮髮的
魯達真形
來是何等
神筆

酒中賢聖得人傳
解嘲破惑有常言

人負邦家因酒覆
酒不醉人人醉酒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
 的○喫○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况○性○高○的○人○再○說○這○魯○智○深○
 自○從○喫○酒○醉○開○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
 忽○一○日○天○氣○暴○暖○是○二○月○間○天○氣○離○了○僧○房○信○步○躡○出○山○
 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
 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裡○取○了○些○銀○兩○揣○
 在○懷○裡○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
 時○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
 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麪○店○智○深○尋○思○
 道○于○呆○麼○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也○自○下○
 來○賣○些○契○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有○甚○東○西○買○些○
 喫○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間○壁○一○家○門○上○
 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鐵○匠○舖○門○前○看○時○見○三○箇○人○打○
 鐵○智○深○便○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魯○智○
 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戛○戛○地○好○添○瀨○人○先○有○五○分○怕○他○
 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酒○家○
 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鐵○麼○待○詔○道○小○人○
 這○裏○正○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

彼此稱量
語一毫也
少不得

戒刀找得

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
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
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重智深焦燥道俺便不及關王
○真○聖○賢○佛○祖○語
他也只是箇人待詔道小人據常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
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
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
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
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
智深道兩件家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兩
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

你那待詔接了銀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
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喫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些
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鐵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
見一箇酒望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裡面
坐下敲着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
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裡的本錢也是寺裡的長老已
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
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
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
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喫得

却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若不生箇道理，如何能勾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箇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但見：

傍村酒肆已多年，
白板凳鋪買客坐。

斜插桑麻古道邊，
須籬笆用棘荆編。

破瓮榨成黃米酒，

柴門挑出布青帘。

更有一般堪笑處，

牛屎泥墻畫酒仙。

智深走入店裡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裏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喫。」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裡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

上看時只見牆邊沙鍋裡煮着一隻狗在那裏智深道你
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
不喫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
便將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
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
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
滑只顧要喫那裏肯住莊家到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
罷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
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啣一桶來智
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裡
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嚇得莊家目瞪口呆
罔知所措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
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
曾搜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
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裡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
發只一膀子擗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
亭子柱打折了坍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
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顛搶上山來兩箇門子叫道苦
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
只在門縫裡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

從兩箇金剛身上生出一段打與來奇絕奇絕

有箇金剛不動的便有箇倒得金剛的井關方也

真具眼師真叢林王

擗鼓也似敲門。兩箇門子那裏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箇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只一拔，却似搥葱般拔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一會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

座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貓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箇且由他。」眾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眾僧出得方丈，都道：「好箇團團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裡面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眾僧聽得叫，只得叫

節節摹寫
每妙

門子拽了大拴，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箇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脚捻手，把拴拽下，飛也似閃入房裡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擲將入來，喫了一交，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迤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喫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唉嚨裡咯咯地響，看着地下，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箇箇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下絲把，直褰帶子，都必必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脚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飢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

想這禪床
的，都是打
料還有不
層打的

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着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擗耳朵揪住，將肉便塞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剝剝剝只顧鑿。滿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首座插標題一旬緊接實事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

棒盡使手中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裡佛面前推翻供卓掣兩條卓脚從堂裡打將出來但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奮八九尺猛獸身驅吐三千丈凌雲志氣按不住殺人怪胆圓睜起捲海雙睛直截橫衝似中箭投崖虎豹前奔後湧如着鎗跳澗豺狼直饒揭帝也難當便是金剛須拱手

當詩魯智深輪兩條卓脚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克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卓脚着地捲將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

在此處

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箇見長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卓脚叫道長老與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坍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汚你且隨我來方丈裡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

丈夫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眾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賚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裡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坍了亭子捲堂關了選佛場你這罪又又把眾禪客打傷了我這裏出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你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裏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真長老指着魯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果證江南第一州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趙員外剃度魯達非僅教以避難也只因其剛心

魯智深

又評 猛氣姑勸他做和尚。庶幾可以摧折之。
習深好睡。好飲酒。好喫肉。好打人。皆是禪機。此惟

真長老知之。衆和尚何可與深言。

